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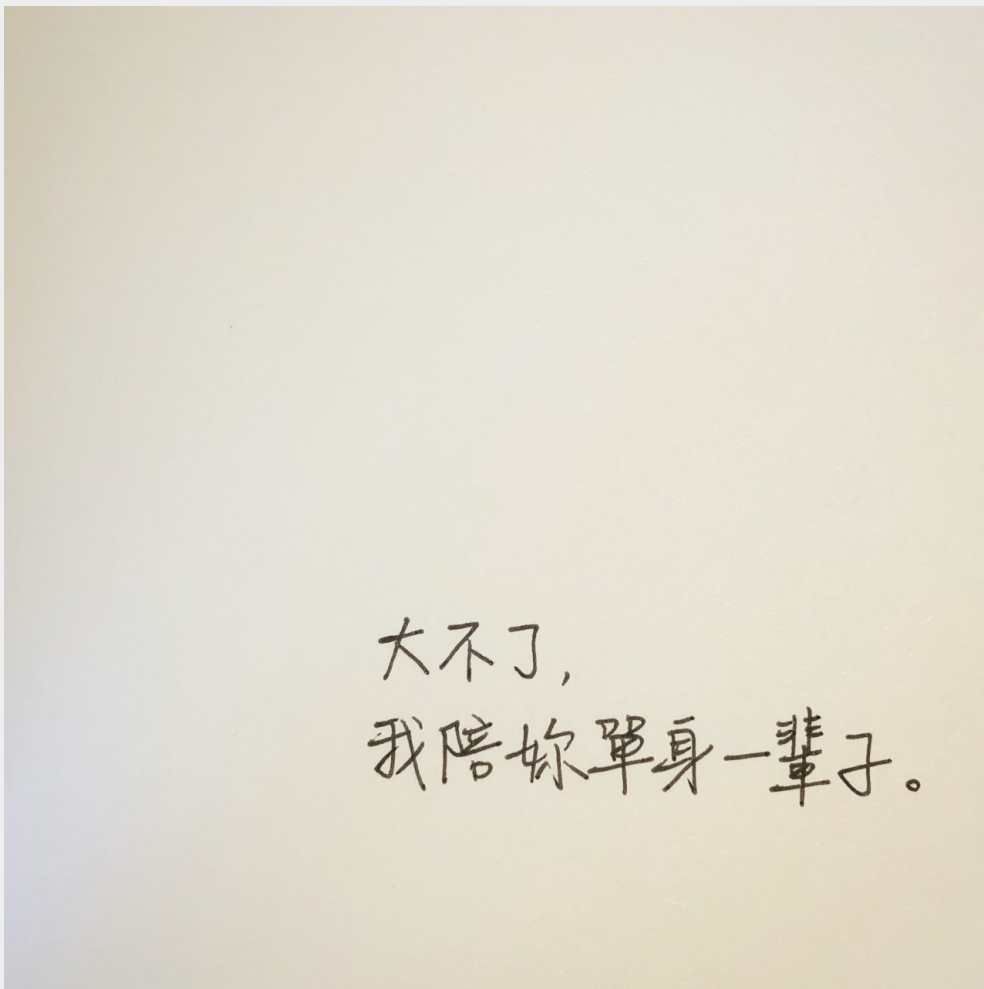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些埋在心底的愛情

郭玟婷 文

2018/10/14

守候



(圖片來源 / 手寫誌)

他們在同一間公司工作，分屬兩個部門，平常沒什麼交集，除了偶爾在辦公室擦肩而過。某次會議的相鄰，兩個人的生活才開始有了交會。

起初只是會後的閒聊，到遇見對方時的相視而笑，後來他們開始會在茶水間偷偷抱怨上司、在午休時間相約出去吃飯、在週末時一起看場電影。下班後，他會陪她和狗狗，在月光下漫步。

兩個人的距離越挨越近，話題也從公事一路延伸到興趣、生活、價值觀、友情和家庭，但這一切一直停留在「朋友」的形式，又或者「同事」的關係。這樣的狀態是兩人的默契，彷彿只要再近一些，就會傷到彼此。

一如繼往的夜晚，他們喝了幾罐啤酒，並肩在公園的長椅上呆坐著。寧靜的夜空，搭配著都市的喧嘩。

今天的氣氛有點不一樣。

「欸，我問你喔」她開口，

「我條件不好嗎？為什麼到現在還是一個人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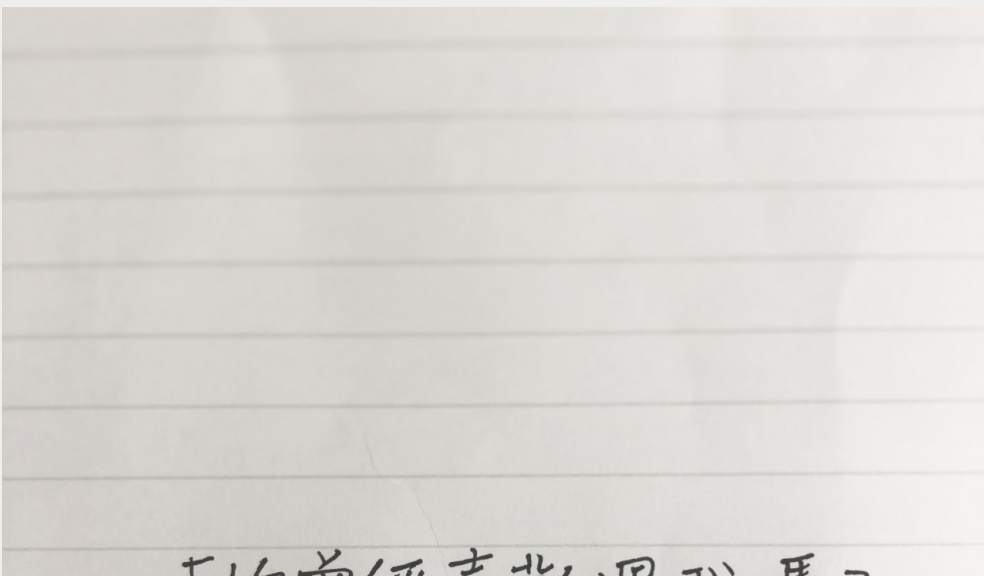
他知道，她的生活不需要感情滋潤，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輕鬆自在，但最近她的母親開始催促起她的未來。接近三十，老大不小的，會擔心也是在所難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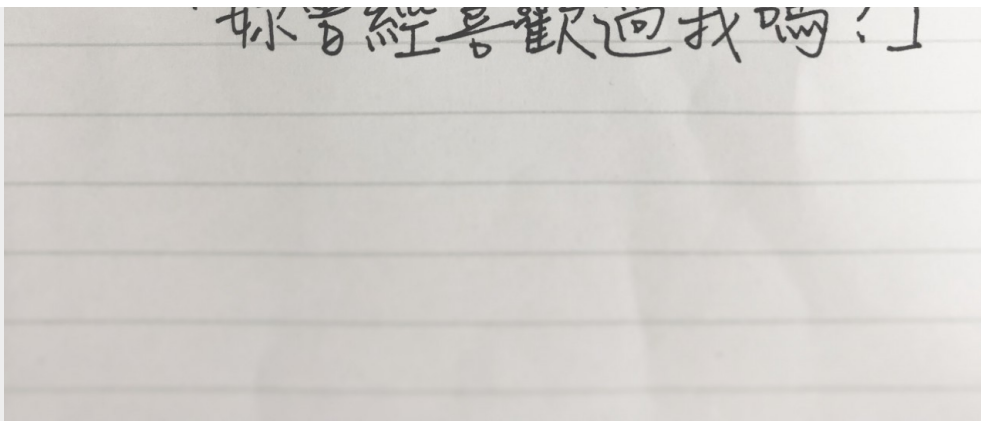
光線的昏暗使他看不清她的臉，但他似乎能感受到那臉頰上些微的紅暈，不知是因為難為情、還是因為酒精的微醺。

「如果真是那樣，」

「大不了，我陪你單身一輩子。」

試探





(圖片來源 / 手寫誌)

女孩很燦爛，就像冬日和煦的朝陽，溫和不刺眼，卻依然迷人。
她坐在男孩斜前方兩三排的位置，他默默地看著女孩的背影，日復一日。

距離大考的日子越來越近，女孩是男孩心中唯一值得開心的事。

雖然同班已經一年多，但其實兩人一直處在「半陌生」的狀態。
直到有一天，他們兩人在學校自習室待了好久，女孩收拾書包準備離開時，男孩才問她願不願意週末時一起到圖書館唸書。

女孩想一想，答應了。

那瞬間，男孩覺得自己好像被什麼推入漩渦中，無法自拔。

他戀愛了。

後來，週末去圖書館報到成了他們的例行公事，男孩也想盡辦法參與女孩生活的每部分。

打掃時間故意找女孩打鬧、不懂料理還是厚著臉皮加入烹飪社、努力提升自己的成績，只為了和女孩上同一堂英文課。只要有女孩的地方，他都願意去。

雖然偶爾會聽到同學對自己的閒言閒語，但男孩根本不在乎。

女孩是他的全世界。

他們常常用通訊軟體聊到深夜，假日也會相約見面。電影院、遊樂場、動物園、

美術館.....他們真的去了很多地方，情侶去的地方。

有次兩人一起騎腳踏車，他差點對著女孩的背影大聲告白。

但最後什麼都沒發生。

當時他只任憑冷冽的風，使勁地往自己臉上砸。

在女孩生日那天說好了。

男孩已經先設想好對話情境，他想告訴女孩，她對自己有多重要，希望他未來的生活中，依然有她。

然而，女孩在生日前兩天不見了。之後她再也沒在學校出現。
世界一如往常地繼續運轉，恍若女孩不曾存在。

「她去比利時留學了。」

「她沒跟你說嗎？」

在男孩的詢問之下，女孩的朋友只以稀鬆平常的態度帶過。

她幾乎是他的全世界，她卻消失在他的世界裡。

男孩再也沒有收到女孩的消息。

「再見。」是他們最後的對話。

「我喜歡你，」

「妳曾經喜歡過我嗎？」

這句話一直留在訊息欄裡，發不出去。

承諾

「你不是問我，
要不要一起入墳嗎？」

「即使不能一起，
也希望能相鄰。」

—— 怒り

(圖片來源 / 手寫誌)

「你也入我家祖墳吧。」這是直人生命中，最深刻的一句話。

他們誰也沒想到，有一天「愛」會走進兩人的生活裡。

也許從直人踏進優馬家門的那一刻開始，感覺就不一樣了吧？

優馬自以為是又愛耍賴，卻意外地很堅強。

母親彌留之際，反而是優馬冷靜安慰不知所措的直人。

事後，優馬在處理母親墓地時，隨口向直人說了一句：

「你也入我家祖墳吧。」

開玩笑的語氣裡，似乎帶著幾分鄭重。

—

後來，直人突然發燒了。

原本就瘦弱的身形變得更加憔悴。

生病那幾天，直人始終蜷縮在床的一側，優馬則幾乎沒睡。
他天天提早幾個小時下班，回家陪伴直人。

「是因為彈性工時才比較早下班。」

「生病就離我遠一點！」

雖然嘴巴這麼說，卻還是夜夜擁著直人入眠。
裝模作樣的冷淡，老是因為實際行動不攻自破。

「我又不會跑去哪裡□□」

「可是我擔心你啊！」

「我擔心你死在我家裡。」

優馬總是用戲謔包裝著溫柔，
但這次直人的心境有些五味雜陳。

之後直人才知道，優馬那幾天根本沒有彈性工時，而是為了自己每天從公司早退。

不過，最近感覺變了。

—

「你不是問我，要不要一起入墳嗎？」

「是嗎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你家那邊感覺也不少狀況。」優馬笑了笑。

也許優馬無法體會，但這個問題對直人來說，再真實不過。

「即使不能一起，也希望能相鄰。」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直人沒來由地想起這段對話。

兩個男人的朦朧未來，他不是沒有想像過，只是不知道還能和優馬一起走過多少日子。

心頭忽然一陣抽痛，直人止不住地往下跌落，彷彿整個世界從他身邊極速抽離，一點也不留。

「優馬，抱歉□□」

總覺得自己就這樣離開有點不負責任，但的確沒有力氣再繼續下去了。

所有的承諾在生命面前，都顯得微不足道。

在闔眼的瞬間，他彷彿看到優馬慌張地跑向自己，

又或者那是他一閉眼，就會出現的身影。

創作理念

在朋友建議之下，開了一個放置手寫文字的Instagram帳戶「[手寫誌](#)」，專門蒐集有故事的文字，偶爾會有自己的創作，目前正隨性經營中。

這次從手寫誌挑選的三篇投稿，故事主軸都是愛情中容易被忽略、甚至被遺忘的部分，然而它們在一段感情裡，又是如此的不可或缺。我只保留故事的概念，內容已經全部重製，希望這樣的嘗試，是另一種紀念愛情的方法。

縮圖來源：郭玟妤製



記者 郭致好



編輯 李沛榆